別集二
書
雜著
跋
銘

祭文

西厓集 十二

共十四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三

書

答華人書

鄙人與大人邂逅風塵中屢辱雅論知其爲天下士今將遠別不知此生更有青眼之期否乎天淵杳然只有夢想而已生一病數月幾死僅甦即聞東南事急束裝馳赴行色悤悤不能詣門告辭千萬珍重示二編謹受卒業不獨文彩爛然亦且該括無遺眞可傳信來世第人才一款賤名與焉恐終爲藻鑑之累也倭刀所得絕是不佳偶有一把送呈不堪充玩愧甚不宣

答天將書

昨日辱書賤疾又作終夕嘔泄以致稽謝不意更荷伻
報荷意鄭重感與愧并倭奴事情終是難測蓋賊若畏
慑 天威當即渡海所以留屯出没累月不已其間必
有奸謀故在我亦不敢以賊暫退而少緩防備已勑南
邊將士俱會于咸安全羅道兵分守宜寧三嘉以遏賊
兵西犯之勢又令他將把截密陽慶州遮賊内侵之路
而全羅水使李舜臣乃我國名將也自前年與倭奴交
戰於海中屢立戰功今方整率舟師數萬餘要賊巨濟
洋中略已分付第相持不決粮少兵疲玆為可慮不知
督府處置又復如何承示有中山之謗雖未知曲折而
使人關念生亦病勢少減切擬輿疾南下要不出數三

日其前如作一拜則幸甚也素席二葉謹備禦暑之用

答天將書

伏承賜諭無非格言至論所以爲小邦謀者不翅如慈父之誨子三復以還爲之感泣小邦二百年來狃習文教忽於武備一朝卒遇狂寇侵凌内外震駭旬月之間邊城失守國都崩潰尚何言哉今幸賴　天威震疊醜賊褫魄遠遁然其桀逆兇詐猶未大悛纔創尚據釜山不即渡海此其後日之患未必不大於今日鄙生臥病憂憤徒切榮示修守戰備火炮器械專一團鍊以備征討要之不可一刻忽緩正須以臥薪嘗膽之志行之事乃有濟老爺之惓惓至此豈不爲小邦再造之一大機

也萬寇賊經年民生失所即令征行未息粮餉俱竭方
擬圖之而力恐未暇及耳如蒙老爺矜憐一方生靈鎮
撫螻邦教習訓鍊使寇賊再不來犯則小邦自今以後
生民之命皆老爺之賜也堪輿之說係關非輕小邦無
粗解此術者伏乞老爺明示蘊奧使小邦奉以周旋不
勝幸甚小生積病二十餘日精力昏乏不能成字皁晩
如得少蘇庶有承教之日惶恐不宣

與天將書

近日倭奴情狀難測大槩以其書辭及 王子書陪行
被虜承旨黄赫書觀之則平行長平義智既已敗軍於
平壤欲藉此歸報賊酋自免其罪而清正挾 王子爲

音貸且全軍獨來又欲令此事出於其己以為首切以
此二賊相爭不睦漸成離貳之端此則可料而知也今
日之勢權在清正而義智不為之輕重若多為之間以
携其黨啗之以利以昏其心懼之以威以奪其氣大兵
四合賊實為甕中之一斂耳伏乞老爺參詳各賊前後
書洞燭奸詐而處之在老爺妙運不待煩悉謹此具呈
千萬心照勿泄於人

與趙士敬

吳正郎事久念益勵樂善好義懇懇由誠世豈易得斯
人歟善類凋落山野間猶著脚不住豈厄運使然耶

與趙士敬

音問隔濶惟想靜居林園道味日深恨不得一叩衡門以承終夕之款耳鄙人以弱力昧識久處風埃畢竟狼狽而歸思之可一笑耳親年日高從此欲屛伏林下專意晨昏未卜者世故如何也窮居荒凉出無驢馬難謀一拜秋涼或可往來陶溪之間因成數日穩會

答趙士敬

示喩吏事尙生官理不如意此在高明未必至是然吏治別是一般事從前靜養山野間驟此臨蒞難可卽成條理惟在存心於除弊愛民觸事致察不放過則自然有實惠及民矣且子游爲武城以得人爲急於境中察其操心信厚不欺謾作弊者爲耳目之寄則凡邑中事

可以商量裁處但恐難得好人耳如何如何

答趙士敬

前書奉陳非欲使尊公不念去就而冒進也但 朝廷方收召巖穴之士要亦出於樂善之盛意恐不必一向以嘉遯爲心也更望勿生他計於中途黽勉就謝 恩命徐觀事勢而爲之進退亦或無妨也此自高明精義之餘已有成筭矣待人言所以云云者惟出於見慕之懷耳

答趙士敬

早熱焦土伏惟林居清灑咸龍靜閑棠衛無復外撓而惟是怠惰困循重以暑濕之侵昏憒僅支無可言者景

瑞令公極可傷悼人生奄忽如此益知世間萬事皆不足恃賴耳文集秋來更欲與諸君整理否此事不可遷延恐成千古之遺憾望須勉之

答趙士敬

向擬奉候尊書適到極慰離索之懷鄙行今番欲出昂栢潭袁延遲歷拜諸丈于陶易之間而借人鶩騎頗甚艱窘且秋陽猶烈羸軀恂於冒行未果遂意承許聯轡狂顧感懼交至屛山新闢地界幽絶即今蒼蘚婿款楓菊交映若蒙僉侍移玉一加品題豈不爲溪山之幸耶

答趙士敬

曾聞忝除再下朝家不忘林壑之意固爲甚美旋審

累辭不起未免有缺然於慕用之懷耳鄙人杜門端居尚有㕔食之憂懷疏告罷者蜂起真所謂机上之臠可笑大槩人心陷溺白黑易置萬事悠悠日入於敗壞之域有非隻手所防奈何嘗見宋時以鍾山爲聖人欲廢孔子之享而代之不意更見於今日可憂而不可笑也欲一馬晉拜而輒爲貧病所阻雪滿前川懷想高居始知剡溪一棹爲千載難繼之跡致函文集將何結末理學通錄多有誤字錯刻處往日南義仲校本在鄙處頗詳細早晚欲更過目以稟也

答趙士敬

金博士寄致尊丈到中原留詩一篇令人頌繹憂欝病

中無便未得奉復即又承手翰感歎深切鄙生勞傷之餘病纏心肺閉門僵臥今已累月只念時運未平而養病政府罪戾盃深已上三告尚未解免盃自焦煎奈何召命之下朝中士望不輕而 天意亦眷注方深固知感意難於更起獨不可一番來謝以答殊眷而歸乎此但病愚私見古云出處之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必有定見何待云云撥昏艱草不宣

與趙士敬

路遠人稀塵中百事冗擾久未奉候千里懸慕惟日爲苦生百病支離所欠一退苦待時事少平歸死故山而不可得推遷度日又見歲暮望斷南雲空自悵恨而已

聞廬江書院欲以活字印出文集云然否此事若能成就豈非幸甚但必須得心眼精細者校得無訛誤方可傳後也如何如何

與金士純 辛巳

近日朝報見否時事潰裂國論大崩更無收殺之望令人震駭不知所出頃日景涵等諸人倡言沈喪中謀欲起復之事其言云出於河陵家互相傳說鄙意則每以爲與事雖或有之無顯出之證且今日 國家之待沈氏不可已甚只以散官食祿而不假之權似乎適宜況沈從前交結士類其麄不一若追發其宿過形諸彈劾則彼跡涉於沈者誰不疑畏而禍端更作矣譬如沐漆

而求解其計不亦傎乎今果有此事鄭德遂初發劾沈
之議叔獻不欲而不敢立異者恐人謂已黨於沈也遂
同 啓請罷 上下問沈黨德遂擧數人以對而李
涵與馬獻大激避嫌同僚之議分崩角立互相紛拏而
獻誣言者極肆無忌至曰承望風旨趍附迎合而大言
張皇朝論披靡 上意亦深信之鄙所玉堂臺諫至以
危語警切之勢不但已奈何以事理言之則論罷沈固
爲已甚而獻之論救所識抑悶人議此亦豈爲得耶景
涵固好士但其識見不遠而喜事造端紛紛不已如頊
日景善被論之事亦無事生事德遂以山野踈伉不量
事理之當否徒以激切爲心擊駁未已中外側目使時

事日艱豈非天也如鄙人者不早引退今既身帶職名際此紛紛留滯不還則近於占便而於義未盡故欲於念前上去而惆然實不知善後之計如何也如有可見教者略示如何此關時運之大者左右雖在哀疚豈容盡忘爲國之念耶

答金士純 丁亥七月二十五日

松巖事慟甚此人早脫塵累栖遲丘壑有靜養之樂而奄忽至此死生信有命也聞其後事亦可憂不知何以處之也服斬事情則然矣但父子之分尚未定名實之間似無便當可行之道若服朞而心喪三年則似爲合禮然若此則又必生出爭嫡之端其家事益成狼狽也

如何如何望須枀詳情禮而指導如何鄙人亦欲往見而近日多病益甚且無驢馬未果愧負平昔之情也

與金士純 丁亥

許美叔書自京來故送上湶有伊山雜述四巻乃謫中所著今寄來貫穿經史議論往往甚好奇才奇才待覽畢當奉呈案下

答金士純 壬辰

數日前軍官持令書到安州開緘未半感淚盈襟寧知時事之至於此極耶僕名為大臣國事至此萬死難以贖罪矣南方因令公義兵四起足以有濟郭君再祐甚是奇特其與鄭使不相得者不過是忠憤所激鄭使既

有誤事之罪　朝廷亦非不知而倉卒之中未即處置須曉諭此意於郭金諸君務令調劑勿爲過當之舉以傷事體也觀此賊千里遠鬪其鋒甚銳而我軍烏合不閑戰鬪若結爲大陣與之相當似難收功惟當精抄射手分據要害多設斥堠隨其動靜而迭出攻之則勦殺甚易亦須留意湖南及二道大軍見數三零賊一時潰散湖南之賊若未止遏則慶尚右道其勢亦急將若之何萬事潰裂只望天心悔禍而已私事不須言只老母奔竄不知所向保全何可望也罔極鄭相以體察忠湖將發行相遇於安州草此奉報

與金士純

自聞晉州被圍爲之夜不交睫旋承遠書始知且撑却賊令公奔命之苦將士力戰之勞令人泣下累日而不能已天若助順醜賊豈能終始肆毒第天時已以中外彌滿尚未得大段勦蕩而此處之事尤甚踈虞 天兵先聲每來而亦且觀望不前以此將師玩愒懈怠日甚遠書不能悉陳惟北評事鄭文孚起兵大敗吉州之賊一擧殲盡七百餘賊方有席卷之勢去若鐵嶺以北復爲我有而更收嶺東西以達於嶺南則東南氣勢可以相通恢復之形成矣而所未知者天意如何耳生尚留滯於安肅之間而聞南鄉賊勢亦盛老母亦將漂泊公私之憂萬端奈何

與禹景善

姜叔書前已見之觀其書辭畧無無聊不平之意深可敬服但未知賜環之期在何日耳

答禹景善

酒席之語始聞駭甚此必爲後日禍本公不可不黽勉支過如僕者百計千思措身無處南歸後又更有胥肩往來之煩眞所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也老相病重朝來已還出城外待　命云云　主未盖棺前事固未易定也平生親舊無一相顧者雖以金而精之好義蹤跡猶邈然可笑

答禹景善

近日倭賊從龍山水上投講和書今日又有人持臨海書以來亦申此說雖實有此意而講解退兵其辱大矣況奸謀難測特欲緩師而添兵更肆乎 天將欲講和已令唐人往答今夕僕往見 天將曰說姑勿攻城而遣銳卒自江華直出南方擊其道路之賊則漢城之賊將不攻自解云 天將擊節歎賞恨未早聞第未知畢竟如何耳大抵今日粮盡一事最為切急之患雖有百萬精兵安所施之漢江以南賊兵漸熾而守令皆以支待事來此盖緣左監非其人處置十分顛倒欲請遞而未得可代者耳

與南義仲 致利

前冬朝中服議想已聞之似聞名號之定雖高明猶未釋然去然否此萬古未定公案如有所見示破通録欲鐫以誤處否京中有成浩元李叔獻所校冊子後當搜上並取而詳擇之則幸也

與南義仲戊寅

鄙序屢遷伏惟孝心益切成龍公私無補胥胥往來積閱艱虞林居之日餘悸未定奈何奈何頭顱如雪尚無一分真實功程讀書修心蕩然日甚未知終何歸宿中夜以思即為憮然耳近日讀禮之暇講治何書想日有新功先生文集逢原欲讎校投進今行盡收入都盖緣日間 經筵有請書局印出晦齋集牧隱集及先生書

者而 上教以為某集其子孫必當處之而又有如此煩雜之書不必皆令書局印出之 教數日後講官更啓 上教未安 聖諭以為煩雜云者非指某集云云以與逢原欲汲入京中與朋輩編次以進矣但儕輩分散無在京者即今時象漸艱恐非作如此事之日為之憂慮無際不知於盛意如何也啓蒙傳疑多有錯誤處曾與元本細校否此則金而精禹景善欲以私力印出所憂恐多誤字錯句未成頭緖耳距遠未能面拜為恨

答權彦晦 春蘭

近日東西之説以處置言之則彼此俱不免有失而今則往往之以誤國之奸使士類皆陷於黨籍之中人心危

懼自古豈有如此而能致和平者乎若有調劑之心則惟當先去勝負利害之念積厚誠意開布公道舉措之間無一分有我之私然後自然人情感動而協和可望矣不然而陽合陰沮凡有異同於己者輒以巧計去之至於時望所屬士友之在草野者一切棄置此未知果出於公否也諫院之　啓意在發明而使人憤憤可歎亦望先生明幾審物正色立朝毋激毋隨以濟崩潰之勢如鄙人者罪戾孤蹤豈有再入脩門之理乎今行亦一謝之餘只有檀公彖一策耳先生指具稱潭一疇谷師事稱潭故此書稱先生

荅金爾夫　己卯

南來聞瀾便中敬承手滋就審動靜佳吉且知少勉適

思以扶時事感慰鄙人前月在道狼狽而還毋病今雖少差尚有餘憊傍無侍奉者私故悶切務發復止甚非得已憊負公義示喻近日糾紛甚可憂慮其論善後之圖亦甚平穩識慮長遠非兄安得聞此論然此亦鄙人從前所欲致力而不得者也一二儕輩之意應不外是只恨其才識論議長短不齊卒難混合而事端層生激發未已轆轉至此恐是時運使然良可慨歎至於比來所爭本無大異其間緩急未盡相合者亦無他故蓋緣叔獻所處未能無失故雖知其人乖理可惡而於獻之論議亦皆不快爲斯亦理勢之自然豈有心於排擯而然哉今不平者事理適中參互以盡彼此之見而遷一

切以黨私排正斥之則彼之本無是心者其可受以爲罪而無辭乎愚恐人心不安議論角立些少同志之中形色萬般而竟爲漁人之所乘也此是國家治亂安危之機其事至重每念之未嘗不中夜以起愚意叔獻之心本不偏於其聞衆言自當翻然豈有激於人之不我是而執迷誤事之理哉是則非所以待叔獻也况某人已出外除則朝論於此亦應有定今豈可追求於論議同異之間而疑其心跡之彼此益致騷擾乎大抵數年間所謂東西之說雖甚不靖然其是非不難辨也當初仁伯雖有過當然不過論一外戚不可柄用要亦爲大過彼之因此結與憂已爲不佳諸公又聽信無根之說搧

與出力排之延及於士類以傷國家之元氣者可乎不
可乎其後又一不能恢張公道以贖前過而更引憸倖之輩
濁亂公朝於是一種鷙悍無行仇視善良之人遂居臺侍
往往流放竄逐之論發於完席而人心嶪業業矣幸而 聖
明在上公論持循不至大肆而其害之及於家國以成後
來之厲階者已不可勝言矣職吏之論雖若輕發寧出無
情而彼遽倉皇自救突擊言事之臣已可寒心如此而達
中無一言其出守湖南則出於 上意由此觀之東不必
已甚於西而西之於東可謂操之為已蹙矣其後東人之
不解事者往往主論頗重為府之議未免惹起不靖之端
故吾輩在玉堂固已憂之而隨事解之未全以其論為可

行也是其是非曲直曉然在目如數黑白非可誣也今於東則責其平恕未已而於西則必多方而開敵之又有一種見事不明之人習聞閭巷間東西之說槩以互相排陷目之而更不論其事之如何殊可笑悶然此但論其理耳至於吾輩今日之所以處此者不得不深究吾黨激成之端而自反為開誠心布公道以望和平之福也蓋以士類分裂如此而四面環視者莫非失意同釁勞之人當此之時欲有所為擧足發言動成詬謗雖有智者更難為計況如鄙人其何望於得合矯揉之萬一寧天下事非如一家事非甲為則乙為以老兄之明其愛國恩不為不厚今又身在其地豈可推托於他人而

不為援溺之計耶凡有論議切望調護過不及勿憚苦口且以儕輩之意更相磨礱於叔獻諸公毋使至於疑阻眩惑各守一隅之見以傷公共之理尤今日之急務也當今　聖明在上朝無權姦為士類者固當協心同力以濟國事而不幸有此事紛紜噂沓久而未息由此綱紀弛放百度俱廢有志於斯世者寧不慨然耶鄙人感兄諄至之諭起趂下風以効消埃未為無心而私家多故病患膠纏脫去不得奈何信筆偶陳言不成緒如有未當千萬更賜鐫誨於兄之責雖竣不厭而理到之言亦不敢憚改也寒天旅寓珍攝萬重

答李明甫德馨

雨中愁坐昏昏忽奉台翰心眼頓開感拜近日一端幽憂無與撥開每寄懷於台座而無緣就拜幸得旺日半餉之晤歸來充然幸甚天下事都在眼前不是難見底物只是力不及奈何荀卿去楚以六千里為讎人役今我爲一奮而運用得宜何患於無兵何患於無食然而不能豈非數耶古云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如生者老病垂死抱此一寸心徒耿耿歸質於神明於世事已沒奈何世道之責都在左右幸硬着脊梁明着眼目一力擔當以副瞻企之情

與李公勵元翼

凡戰守之要在於定計計既先定則精神折衝千里之

外而事無不濟矣今之議者每以退避賊鋒偷生苟活
於草間為至計其聞戰守之議攻之不遺餘力滔滔者
皆是而南方士論尤甚以此小民皆動搖驚惑到處奔
潰令之不行招之不來士崩瓦解不可收拾誠可痛心
要當喚醒昏昏少變人心以為作事根本是為頂門上
一鍼矣至於非兵無以禦敵非食無以養兵調糧治兵
為至緊至重之務而前在南中見此二事一無頭緒無
下手處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得千以下道之精
壯召募為兵上道之表表精勇者隨以赴戰其餘皆令
出粟而力於農事使兵農略分其區處便宜前日之會
暫陳大槩亦須通民情酌事勢雖不可速成定為幾年

義目之規使可遵行爲可僕在嶺南欲分道內郡邑之
軍設爲三營以慶州蔚山永川河陽慶山迄日機張東
萊長鬐興海寧海等處之軍屬於兵使住慶州密陽以
上大丘以下之軍屬於一將如金應瑞者住大丘右道郡
邑之軍屬於右兵使住在宜寧草溪三營連絡氣脉
相通互爲犄角策應之勢則一道防守之形粗成矣迺
事曾在南中發文於本道巡察使可論者也
道內三處設住軍之處左道慶州蔚山以下迄日以上
沿海一路抄精軍萬二千
中道大丘仁同淸道密陽玄風靈山昌寧東萊梁山
義興新寧軍威比安等邑抄軍萬二千

右道宜寧陜川星州三嘉晋州丹城咸陽安陰山陰
咸安漆原河東固城南海泗川金海昌原鎮海等
邑抄軍或召募滿三千有餘則抑募
上道於安東尚州二鎮各抄其屬邑之軍聚會操鍊
習安東則爲左道後援尚州則爲左道中道後援事
各陣軍糧出從事官二人分掌查覈句管兼察屯
田及海邊魚鹽事
被擄逃還人使如全繼信者收知經募後往於便近
之地成村居住資以農牛農糧使之資生
嶺南右道糧餉憂在數日之內遠處搬運恐未及期惟
當先運近處之糧雖些少猶可添補接濟然後運遠處之

糧陸續可到忠州京糧之運去者及嶺南之運僅千六
百餘石前日鳥嶺辛忠元募粟在德周山城者幾數百
石可以其處之人先送尚州外此槐山沃川報恩青安
等處公私亦擬移添補否

與李孝彦

國龜城僧詳聞京中賊報我國之人已滿城幾與賊相
忘蕩搏無間且分隊教習射藝聲言明年欲驅率入犯
大明云觀此賊兇詐必無退還之理昔紅巾之亂鄭
世雲爲主將一時名將雲集合諸道兵二十萬僅能克
之以今觀之其勢如何耶順安之軍僅三千師老糧匱
所糾合精銳日漸散亡而道內民心汹數日以前亦頗

驚擾動搖諸處賊勢鴟張益甚宂泰知天意畢竟如何亨夜呼歎涕泗橫流而已　朝廷處置近復如何與處於啓一未見回下忩延莫知端緒今又復妄發矣

答李孝彥

平壤賊半向南路聞其去甚忽忽必有其故大槩諸處賊勢雖盛而可乘之機不一所患吾人全未知兵家有設奇事至今猶未敢下手中夜撫劍只覺衰髮衝冠耳鄙生糧料之外無可為事久欲還向　行在而不忍更退一步苦待京城之復為前去措備糧餉迎導　天兵計遲遲若此而計未易入手奈何民心豈異於古今耶黃州之民傳〻看一紙無不垂涕羣起討賊者蕭野何所

獨無此義氣耶聞永興之民亦如此故已分遣自募人連次往探且以空名告身勸諭軍卒之向義者又遣軍官六七人往看形勢未知竟如何耳 車駕進駐定州甚當但平壤賊猶在且定州無倉儲只有軍粮二千餘石百官調度似極窘將何以處之此甚可慮

答李孝彦

京圻之賊近日益熾遍滿於數百里閒耳目所接無非哀痛之事不如無生也傳聞北賊亦有西向之聲未知朝廷作何計畫耶欲默不得又復妄發深者不敢言恐見誚甚耳

答李孝彦

文書事甚重且急而諸人巨相推諉逐日空會空罷今到一月餘尚未結末處堂憘憘殆未足喻也顧侍郎諭帖答辭別無異意惟當陳本國之情以爲酷被賊禍惟恐一朝 天兵告撤而賊勢更熾則事無如何玆以邊情徹聞於 朝廷實出於危迫不得已之勢非敢故爲張皇蓋小邦今日之勢兵連禍結已過三年更無餘力可以支撑賊留一日則有一日難支之勢萬一賊兵退去則小邦得於其間收拾餘燼以圖桑榆此則在 大朝處分耳至於自小邦替倭請封貢則非徒賊情難保於事不敢爲於理不當爲云云若此措語而更加婉曲則庶可無欠否然未知廷議如何千萬詳問其指授然後處

之無致後言如何

與李孝彥

大叔已向陽城否頃者暫拜先問雲巖之境令人病中意思超忽何時得步平交象粧一鹿車入雲巖為終老計耶

答李孝彥

昨鐵山叔過別此時別離可堪悵黯少精神正在夢中身病亦日甚每念僕遜有身真大累無地着餘生之句耳槐院文書遷延至此坐失事機往者 引對時微有見屬之意為之惶恐而自量衰劣已甚屢操筆不能成文雅作亦不甚佳第於今日事情不甚襯貼以此至於

易藁而每不合意昨承文院官來未免撥昏點綴亦只是冗煩文牒殊無精彩更容議處

與李孝彥

九街泥深抱病行走人生良苦故山歸興正濃如醉也豐壤之行何爲遽爾事當有漸不可如此且近日文書填委章姑出而應之必定即尋初服來晚不然則曉曉者更做一題目令人行止不如意韓公所謂不可猛而有迹者誠涉世之言也南音未得的報憂慮萬端坡老詩此身如線自縈繞左轉右輾隨繰車畫出老生身世可歎

答李孝彥

春來病苦尚未出房外且以進退之難未免具一疏濫乞致仕恐得罪愈重日夜憂懼亦欲從祀一事初無增損於先正而數十年來將此作一題目瀆陳不已至於節節難處往時溪上文集鄙意不欲早出亦非無所見而諸人冥行瞽作此後恐益難收拾以爲世道累其說甚長難可遽盡儒生上章固難已也但區區口舌畢竟有益否如昏謬病廢一室杜門已久何敢干預此等論議也

答李孝彥

畫師廬行一遭黃冠野服寫去安用功名將相今何限往寫麼公與鄂公眞實語耳生病羸益甚假使時在都

下不可出然入豈知此意恐以違 命之罪隨之日夜
不安今又十三日之期已迫勢難默默將更呈一狀辭
病揣分惶懼不知所出

答李孝彦

前書已承悉别緖兼荷諄複希王以病時來相見非别
有所聞只是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況不但為曲木者
耶衰病餘生光陰幾何而艱危景色日甚一日既以自
歎又未嘗不寄懷於左右惟將千萬模黙四字奉勸耳
生病實委頓日間潮熱往來或時面色如諸外入見者
或以為精血未盡凋瘁甚可笑也上祔大禮及會盟皆
不得赴牀惕不敢少安耳畫師空還固知未安但其時

方辭冒祿雖不得　命又欲再辭故不敢偃然當圖繪使之還去今聞外言頗疑又增一慮也原從錄曾見祖宗朝無子孫並錄之規必以其參於其事者錄之子弟並錄自近歲始非古例也然衆皆如此已爲成例則豈敢獨已謹依示書送更乞台諒出否要以止煩言爲務今番勳號扈聖二字曾有何據聖者人臣之辭自上率之而告於天地山川社稷　宗廟無乃有妨否在古如此者但稱元從若嫌與原從相混則寧稱扈從無乃爲宜乎然此言千萬不可出口只以有所疑稟於台鑑耳歲暮風霜日嚴萬乞保重以慰遐想

答李孝彥

十月十九日所惠長書並別紙俱奉讀極慰遠懷其後
無便未得修謝而忽忽殘臘向盡矣生臥病窮谷消遣
凝蛇光陰數十日後便作六十六歲翁亦可笑也所喻
退陶文集事甚當昔年與金士純編次於屛山院中當
時欲再會有所減損不意宣城人遽用草本入梓其中
有曾經先生手自削去不用者並取而刻之尋常歷
閱未嘗不慨歎但自家精力如充帚不能辦改圖此間
士友絶無可與語此者奈何台監既有此見而睡窩中
日月甚長若一番參訂與之往復則千里雖遠何異合席
而處也但恐外間風色不容做此閒事業如何如何松
峴先墓碣文不編入文集事今始知之恨當初思不及

耳今雖已脫欲遁於宣城琴壚之諸人使之續入於碑誌之後此不過改一二板而可爲工役亦不甚費第未知宣城人意如何也遥遥華胄語年曾見於昌黎集註中唐時有舉子閔姓人自稱閔子騫爲遠祖有人譏之曰遥遥華胄其爲郭崇韜事則未見之豈別有所出耶此間無書冊未得檢看後便更示破疑爲幸卽將東萊一事旣不見傳記則固在疑信之間不知當日湖陰何據而硬定說耶生自幼時亦見湖陰文以爲固然而不復置疑近記家間先世事到此亦用湖陰說今始欲改下世傳數字以從傳疑之法耳生在此深洞已二年矣今春始作茅齋三間以爲偃息之所經年補葺窓壁粗

完欲名以弄丸更處名似侈而無實以充之不如高齋鼎鬲之稱渾成而意足然如得印可更得數句語或文或詩以為塵壁之玩則其所以起予者多矣 內賜貂裘祗受無狀罪戾之臣每露雨露之 恩倍切惶感如聞皇華集亦忝 賜例云早晩傳寫書成意未盡更寫四十字呈和教撥昏詩見本集

答李孝彥

初一日初九日書以十五日初昏抵床忍死得見萬金信可無遺恨矣生初意支度以待春和不意病勢遂日加變虐汗積久元氣已敗絕食四五十日晝夜不眠令手足皆浮上氣喘急觀此事勢不果一二日了人世事

矣人事已盡他何可言異日諸子諸孫迷弱不自振者切望叔推今日之意叔敎庶不爲門户之羞並之諸公並傳此意書不遍及氣困故也千萬千萬門中亦可致意　召吉昨昨到此方不省人事兒輩但以前日之例修上其他凡百皆未悉(前面五字乃生自作也)

與友人書

將來扶傾補破之責未知分付誰手惟望燕居深念起爲時用救得一半耳覲近日廷中之議皆以和平爲主而　聖明昭臨於上若得與二三同志協心使醎酸不至相遠則時事猶可望也第古人所謂人心不似我心做時不如說時者爲可慨然耳

答金昌遠

書来慰仰因知彭澤種秫不如東籬采菊思歸道陽宗非虛語但旣隨緣推遷豈能遽决姑且黽勉俟秋風颯然或可遂素計也見君子述書所憂如前如僕者所謂鹿走山林命懸庖廚惟静聽造物者處分甫貧窮一事着一忍字消遣且待麥熟庶得一飽所慮者此蹤跡又未知漂到何處爾松脂大勝於啖藥近日已試其錬法用流水煑之出投冷水二人扯拔如此三錬其色漸白如銀又以酒三煉之此處無酒只用水煉之亦覺苦味太减每日空腹啖數三片腸間氣甚快而津液汨汨流下丹田始笑玉川子兩腋清風非誕語也黃華一柄送

呈墨卿左壺未能敦遣

答金昌遠

前書謹悉今又奉問如得面晤於孫秀淸風病懷昭滌僕雖病憊轉甚而獨臥北窓望靑天歌白雲以度日子無他外撓此外何足云云朝報一紙送去風雨乾坤尙未淸霽可一慨須日斗水之霑正敎濡沫之需何必激西江之波而迎之耶

答金昌遠

審移寓淨室增一般淸料可想更隱之樂人苟辨得安心法何地不可逍遙耶此間治蝸室東邊二架作小齋今始僅成窓戶日閑門靜坐紅日滿窓香縷裊碧石亦自

不惡但歲月浸暮眞界綿邈是爲終身之憂耳

與金昌遠

積雨初霽夜氣稍凉草間虫聲始起感歲月之流邁悤病身之如繫未嘗不寄懷於左右爾

答金昌遠

國憂出於意外如生者變 恩深厚區區號慟之情倍萬恨品方在罪廢之中無路伸情只得西向一哭變服而已公文久未到蓋緣方伯在遠故也此間不得已舉哀成服者數邑而昨日見吳大源書其處則尚待文書時未舉哀云未知如何而可也太久則亦難待也歲月流邁先諱復臨罔極之情與年增深人叅甚佳當歸亦

來多苛勤念衰年血氣益凋亂離以後奔走戎馬間所傷極多近覺精神氣力一日減似一日區區藥力何補可歎

答金昌遠

令候旣未平復而獨守空衙勢固難留只以前頭事爲慮爾僕亦眼力全昏心神忽忽將此形骸能得幾許時住在人世耶黃長溪上都堂書全咎吾輩捏其書世間有此等事耶當乙未之獄吾爲長溪父子盡力救之反有此等節拍亦可笑也

答金昌遠

今日始聞宋判府事訃音先人摯友惟此一公又悲朝

著無一二舊老也尹海原事亦聞之此公在今日亦未易得往在壬辰間若使別人當之則吾輩已無餘矣近日亦甚主平論而遷至於此數也奈何

答金昌遠

從候尚未快往來無常何一豎子能苦人如是耶吾人幸得天放於山野間自常情言之謂之窮阨自身上言之亦可謂爰得我所如無疾病之撓從事於涵養性情之功怡然不知老之將至他尚何言近新莊退陶先生集披閱一二紙雖未測識其深奧而視富貴於浮雲世累之嬰若將浼焉猶恐去之不果秉得此心宜乎鐔鏡於濁穢之中而潔清無玷反己自省未嘗不三歎增愧

也曾見南冥翁文集否此亦新得之如欲一寓目幸承
去不過半餘日卒業也

答金昌遠

孫哀精神氣力百無可支理勢自然何恨惟欲安靜收
攝以冀弃褕萬一之功而若不可得念之慨然爾言行
錄若得成就非細事也林下日月可惜更望勉之士友
中又得同志者數人分門編出條理既立則不過時月
間事耳道學錄當先下手退陶文集中論說諸儒處為
先抄出亦可

與金昌遠

令公到官已數月凡百官況及民俗如何其處為関東

一都會士人甚多亦有可語者否如有之不妨一示姓名應接公事之暇亦有親近書冊興起士學之功稍殺任責在提川時否亦有聞言而信向者否此皆僕所欲聞也僕自令公去後纔六七月連大病蓋衰憊斗室困蒸鬱時時往來王淵亦不過幾日輒糧盡而還以此身雖閒無些少可言自念頗景悠悠將復奈何近日有人寄示陽明全書亦免閑過其論出鬼入神驚天動地使人震懾曰此亦頗有管窺但無與告語未嘗不悵然有懷於吾昌遠也

答金昌遠

故山松桂之夢可想雅意人生貴適意此張生所以發

興於秋風者然旣在此臼中當觀勢消息豈可遽爾如
僕得以免羈束棲息於鍋鼎之中自量多幸至於貧病
之侵皆已任之不復爲解厥計今年大旱冬月十四日
得一雨頗洽庶有卒歲之望若無他外撓則猶可支撑
度了日子蔀未知天意竟如何也所囑先碣文鄙拙豈
敢爲虛辭所以從前未易下手者以其大君子盛德當
得名世筆以取來世之信自顧缺然恐埋沒盛美故迫
然示意勤懇如此謹當收拾神精且俟日氣稍涼勉綴
以聽去取之命耳往日别詩當時信筆胡寫不入思索
其後聞頗傳於儕輩間可笑所謂欲人不見不如不爲
也古兄去冬書云孤臣罪與寡之舋欲改下戾字舋字出陳請

袁盖帶家意說不須改折取瓊枝不自由折欲改以欲字以應古詩欲採蘋花不自由古詩則欲採而不得此則雖折取而有難寄之意不必相同於今見如何早晩見亮夫不妨為我一辨呵呵

答鄭子精

伏承台諭仰慰鄙病日甚當此多事之時屏伏私室有愧公義不意甚當鄙意亦以為罪雖如此至於父子灘孜俱死則於寬政終是未安如有更議之 命則欲陳此意胥啓首謹悉但老病不過畏死等語似乎京穩盖大義所在豈以畏死而或屈乎但云罪則雖如此而其人係於勳舊待以不死以示好生之意云云則庶不致

更起鬧端也惟在台諒更與左台商議處之

與鄭子精

二黃獄事尚未解此乃勲戚之臣若今騈首於拷掠之下則恐爲未安台意如何望須量示且與左台議之如何病苦未得奉議故敢此書禀

答鄭子精

下諭生西行一節臣子之誠非不欲自力一行而以千思百思而終不敢妄動者只以　朝廷之禮至嚴無班啖無冠服者豈有干與之理縱云城外與城内有異大轝所至即與　内庭一般亦豈闌入之地耶近日傳聞　闕門城門爲會哭之場云鄙情愚暗切所未曉人

臣事君當以禮義若但以情爲諉則誰非情耶以此罪累日揣摩已定之不行之計蒙罪戾之蹤事與他人有異首鼠之餘惶窘亦甚奈何奈何生前日在朝久爲禮官故事亦頗聞見至於 文定以後 國恤悉所目睹何嘗有得罪黜散之類相聚號哭於城外之例乎今忽有之不知其非亦一世變而其羞辱 朝廷甚矣然此事但可達於台聽豈易與外人道耶事理雖如此而亦不知朝論以爲如何近日夜寢身不得帖席處身之難一至於此奈何台監行止所謂綽綽乎有裕前既待罪承命今自劾與不爲俱無大妨也 發引之日出山寺事已有退溪先生故例似當倣行也

答鄭偉如昆季

朞後止哭與否禮記所載多端今不可適從但古禮哭無時朝夕哭朝夕之間哀至不哭與時漸殺小祥後言罷朝夕哭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似有明據故鄙家於喪中依此行之未知果合於禮否也其他僉孝必已博考古禮何待鄙言

答鄭偉如問目

問鳶飛魚躍是持敬之功

道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易充塞流行無分毫間闕人但能以身體之則隨處逢原莫非至理此乃子思之旨而借鳶飛魚躍一語以證之

以此求之中庸一篇之說無非此意令人有手舞足蹈之意而程子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又十分親切若但作持敬看却偏蓋非敬無以體與理不可以與理謂之敬也

問理氣先後聖人之心本無喜怒

理氣先後之說何敢容易下語更須精思自得聖人之心安得無喜怒只是不失其正耳

問鬼神之說

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既終矣寧復有物此鬼神之說所以難明也僕必時爲修撰嘗於 經席講鬼神之理畧 啓一譬喻云當晴日天地間固未有

一點雲氣忽然陰陽氣感山川出雲頃刻之間彌滿兩間雷霆震擊雨澤流注神祇萬變少頃雨止則又廓然歸於無物非將此已散雲氣藏在一處時出用之人也子孫當祭祀之時以誠感召祖考之氣洋洋如在固有其理還復乎無所謂有誠則有物無誠則無物未知如何

問考妣位祭時雖次子尚在而祝文告辭必以長孫長曾孫奉祀者爲之耶

鄙家亦如此兄孫以宗子時方在喪中凡考妣忌祭墓祭雖坐代行而不敢爲祝文祠堂但行參拜奠一杯之禮不敢擧大祭未知合禮與否

答權章仲好文

僧來傳珍函奉讀再三江風竹籟生牙頰間不覺伏暑之蒸人所謂路上行人愁暍死耶知高處有清風者也每讀尊書音字錯落如讀數千年前科斗蟲魚文字何時得閒載酒從問耶鄙人抱病窮巷閑度光陰無可言者綠陰叢薄鮮在處皆然豈但靑城有之耶願無自詫也呵呵軸中韻格思高絶不容攀李和造次胡草以答其勤想再發一笑也

答權章仲

謹承珍函奇思逸語王矣筆成章豈所謂才多事少彼此以騁其巧耶但投之於空山樵牧之社有似褻禮於公

孤之門者恐不著題耳

答金守愚允明昆季

伏承僉哀書就審祥除有日孝思更切懸想深深戚龍
龕病轉劇已無行世之念只當此紛紛承命不行有未
安於分義故勉欲一起公私狼狽何可言耶然何能久
於洛下秋來可得從容於江湖一奉談款耳示禮文數
條前此未得思索且無考據不敢妄說但難虛左問之
厚謹以意見各疏其下伏惟酌處

大祥後冠服網巾色

祥服古用黑經白緯此得吉凶之中今用純素似非禮
意然制出 朝廷既已通行雖或未盡恐當從之冠既

用白則衣亦當隨其色網巾亦以白布裹得之

大祥後禫前俗節行祭於何處

俗節當以新物薦于神主然如端午秋夕上塚之節則恐當行於墓所

一爲人後於小祥脫服着緇冠白服於大祥着何服乎

爲人後者於大祥服色未知如何嘗見朱子之說夫於妻大祥祭雖已除服恐須素服如吊服可也云以此推之雖出後之人不當便用吉服以黑笠素服終月數恐合宜

與李汝諧舜臣

瀰暑海中不審孝履支勝否懸仰懸仰陳提督又將合陣於其處凡百策應調度之事專恃令善處望須協心同力以成大勳都監砲手百名下去憑候動靜伏惟為
國保重

答金士悅別錄

祔乃重禮後世祠堂之制與古有異而朱子以為愛禮存羊且有無神主則以紙榜代行之議其甚重而不可廢也明矣今哀家不及行於卒哭欲行於大祥後此則未知如何禮云殷人練而祔既曰練而祔則是必練祭後行祔也家禮但云卒哭後明日行祔祭不言前一日行之執此兩端而推之則稍可為據若於大祥後神主

姑留几筵只以酒果告宗家祠堂以明日當祔之由明日就几筵設紙牓祖妣位行祔祭後奉新主入祠堂則禮意宛轉頗似有據如何如何

答黃公直

忽此生朝承遠問無得學既公之高義無愧同甫恨我非騎翁耳感歎之餘還自笑也來詩清絶未易和偶作拙語以塞盛意覽擲為幸書面先生二字菲徒在已難當重為人嗤罵幸自今去之毋重一唇舌也聞金君遭回祿亦立云造物困人至此為之驚爲歎作吊書並不端托貴价送去幸即傳致

答許景亮潛

憶在戊戌冬間寓太白山中忽奉一書自何而來慰懷難言其時即修答書必中路浮沈故不達耳自是憂患之中人事廢絶山川隔遠相問無緣只有千里夢想而已今玆遠翰又墜意外奉玩百回感歎彌日就審鎭撫舊都凡百佳勝尤慰萬萬鄙生罪惡所積滅身不足以塞責南來數年間大禍重仍喪兄失母以至終喪可謂頑甚即今衰病日甚神氣耗竭無復人樣不過為朝暮人寧有奉拜之期耶為之悵然

上伯兄書

順興若築城則甚可但此為避亂之地非控制之所也又欲於竹嶺上頭設為一鎭多積軍糧器械於其中約

東豐榮及忠清道四郡之民守之則賊必不敢踰越而財力方屈無以出言矣近有降倭行沙甫老者過竹嶺之路極言此地當設鎭又嘆曰日本之兵必再來而朝鮮何無一處防守耶敵人言之而我國之人則不知出此可歎築城非必用石當用土築而其法至爲簡易可成特患人不爲耳豐基之力則難可辦此不可輕擧也

與金而靜 壬辰臘月在安州

想諸君義擧漸有頭緒否海氛猶盛 國艱愈甚寧知時事一至此極耶 天兵今始大至未卜如何嶺鄉年饑兵疲無復着手處云不知諸君更將何以爲計千萬努力以死爲期是望是望生尚未死留滯道路閱歲且

盡矣公私憂迫只恨未早瞑目而聞玉潤章兒焚燒頗
天之靈與公輩更能周旋於此間否同鄉人鄭沃若歸
草此憑問存亡智叔諸君皆各致意

答李宏仲

方深懸系爲　遠札感慰孤寂洛下既多塵冗未穩一
叙南來又阻莽蒼之遠失於相會人間何事可意耶僕
爲世故驅迫如在衝風駭浪之中而求岸不得百計乖
張到家疾病又乘之未免閉門黙坐一反顧心源上覺得
無安身立命之地回首惘然撫流光而自悼何時能辦
作林下之夫少從事於收拾心神之功以庶幾萬一耶
然難可與俗人道只可奉告於君耳在京時暫論中庸

之學未知尚記鄙說否願更精思他日各叔相長之益爾西行之期時未定兄行亦未知早晚矣溪上文集事何以為之耶欲相會議何可得耶貴帖送上畧減數字深愧汗顏也

答李甥

正朝拜掃家有大喪未葬本不當行以我國之俗則諸子孫輪回設行非喪家所自行且廢之情所不安然不必備物視平時少減器數而不為三獻只奠單杯以示變常之意似為無妨可量處

答柳岊

得書知支保為慰吾寒病轉添臥不能出精神耗盡有

似爲中人書來作字太細明窓亦不能解覷君不知老
眼至此可歎何不大書使之解見耶大槩似問三年內
墓祭行否也此事果爲難處朱子居母憂以衰服入几
筵以墨衰行奠於家廟朱子亦獨子無兄弟與禮似可
據今俗無墨衰之規無已則只以深衣頭巾略設行單
杯似不甚害理況墓祭非全吉祭在常時亦以素服享
省更在參酌

別紙

緦鄭氏云爲改葬也又曰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孫爲祖
後者也如此而已別無加杖之語除服則或云葬而除
或云三月而除韓公改葬服議曰自啓至于旣葬三月

則陰之末三月則服而終三月也似有定論而儀節云
事畢除服奉知是否葬畢行虞祭於墓次靈座靈座無
主似為可疑更思之主既在廟而不出若更設魂帛則
有似二主嘗時墓祭亦不設主饌與體魄不异之義有
異而事勢如此更無他道以與言之儀節所載非疎漏
今亦當於靈座撤停止處未輟靈座葬後就靈幄行虞祭
似亦不得已也虞祭時並設兩位與否未可臆料謂曰
吾家人曰葬時虞祭亦只行於一位更容詳量處之

答子禧 一

怔說頗悉皆是自心不定所致假使真有禍厄臨到非
憂懼所能免故心定則凶反為吉心動則吉變為凶近

曰吾家無卷必皆動搖立脚於百尺竿頭搖搖欲墮僬
麼蟲安得不鳴於籬底可啦可歎惟當服藥養氣而聽命
於造物可也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三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四

雜著

佔畢齋

佔畢齋作弔義帝文吾不知其何意禍自己作安可咎人

僧人能詩

今世僧人中有休靜頗解禪家學有聲於緇流且善詩自號清虛子嘗在香山有一絶云萬國都城如蟻垤千家豪士若醯鷄一窓明月清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有高蹈物外俯視塵寰之意亦一時意會作也

女子能詩

近歲女子能詩者數人其一許氏號蘭雪軒監司曄之女既長歸于正字金誠立才調出群今錄二詩錦帶羅衣積淚痕一年芳草怨王孫瑤琴彈罷江南曲雨打梨花晝掩門 又 月樓秋盡玉屏空霜打蘆洲下暮鴻瑤瑟一彈人不見藕花零落野塘中皆脫洒可愛絶似唐韻他篇多類此年二十餘終其一李氏沃川郡守李逢孽女爲故承旨趙瑗之妾瑗爲三陟府使李題竹西樓詩有江呑鷗夢濶天入雁愁長之語好事者多傳誦云

李嶠詩

古人懷古之作多矣余絶愛李嶠汾陰行末句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至今汾水上惟有年

年秋鴈飛每一讀之使人墮淚詩之感人深矣

諸葛誕

孔明兄弟分事三國時人以爲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譏誕無成然觀誕之爲人亦過人遠當司馬氏專國毋丘儉王陵等相繼族滅魏之諸臣俛首奔走不敢出一氣誕獨慷慨不顧滅門夷族之禍舉義討賊事雖無成其義可嘉况誕旣死其從者數百人拱手就刎不降每斬一人降其次者終不從以至於盡田横以後僅見此人其忠義之鄭素結於人心者如此是豈尋常人所能及乎然則以誕爲狗者必當時附司馬氏者爲之不足爲定論也然誕未免有失智者作事不先期而敗事不

後時而失幾詭既有討賊之心則當與毋丘儉同起爲司馬師病篤二人合力事亦可成乃撫幾不發儉已見貽勢益盛然後欲孫起違害其敗也宜矣

時雨山人

洪渾字渾元唐城人與余登丙寅科入槐院同新鬼戲情最親既而選補藝文館檢閱稍益顯歷司諫院司憲府弘文館渾元為人樂易無城府然任真直言不能循俯時俗中年不樂仕宦一日棄官載妻妾隱於楊根龍津之時雨洞余作詩遺之有扁舟載二妾之句渾元嗜酒得酒無論甘苦輒飲飲輒醉醉輒放歌呼揄與田夫野老忘形水石間每秋深丹楓滿谷中溪聲激激繞舍

渾元欣然自詫得意時時入城訪余未嘗不沈醉倒載家僮走報云醉客又至矣渾元直上堂踞席往往遺溺席上意到則歌音節激昂余所聞則每一曲而屢歌之其詞曰昔時苟如此此客寧自持吾心化爲絲曲曲皆成結欲解又欲解不知端在處歌罷或不交一語而起人莫測其意大槩傷時之意爲多其後起爲揚州牧使辭則與下吏戲解吏冠自戴之然政簡無怨者壬辰之亂渾元扈　駕平壤旣而　車駕又幸義州　命渾元以吏曹參議留扈　東宮于成川時大臣有沈酗失儀者渾元登對直斥其失爲不悅者所劾罷渾元流寓忠清道客死於公州渾元平生無家業貧甚與朋友交終

始如一不以炎涼易意云

趙伯由

趙宗道字伯由居咸安郡為人倜儻群居善詣詭恒言多笑因自號大笑子外若軼蕩然內有所守不肯碌碌隨人後中生員既而以薦為安奇察訪與余遊甚款秩滿陞陽智縣監有治績為諸縣最以事棄官歸鄉居數年己丑逆獄起伯由為人所詿誤逮鞫於 王獄拷掠有救之者得免方其被逮也人以為必死親舊皆涕泣相送而伯由言笑自如壬辰癸巳倭變甚棘以伯由守安陰縣以病遞又為咸陽郡守亦以病免丁酉秋賊再動列邑望風奔潰無一守城者獨安陰縣監郭䞭亭治

黃石山城率吏民欲固守伯由喜曰吾從大夫之後雖無官守不可與奔竄之徒混死於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與越率妻子入城同守南門與賊戰一日城潰賊入城伯由遂與越同被害伯由妻李氏故判書俊民之女亦俱死子英漢為賊所虜入日本居一年逃還尋其父骸骨於城中葬之既葬後數日以喪服纍纍然訪余於河迴里第言其事相與摧痛嗚呼人固有一死處死為難伯由有以處死矣夫然人之知伯由者甚鮮獨余平生信伯由之心而知其有烈丈夫之氣今果立節如此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誠哉是言也遂書其槩以備太史氏逸事云

郭䞭

丁酉以安陰縣監守黃石山城賊到城下金海府使白士霖先踰子城一面軍人盡從城中洶洶皆縋城而出左右奔告金海府使已去軍卒散盡強之使去䞭不聽其婿言金海已出事無可為當速出又不答前郡守趙宗道亦在城中欲見士霖議之聞士霖已去往見䞭相與握手一笑䞭子婿與宗道之子迫之使去䞭曰吾輩去此何為雖去必不生子、身扶掖而去未數步為賊所害宗道亦死䞭子履祥履厚皆死女子嫁柳文虎文虎為賊所虜其妻已出城聞之謂侍婢曰父死而不死為有夫在也今夫又被虜吾何生為遂自經死

李曄

趙英漢言在日本見我國被虜人李曄自言慶尚道水營虞候閑山之敗為賊將清正所執送于日本清正以為此乃朝鮮水兵大將往時屢勝倭兵者皆此人也閑白信之待曄極厚每日召入其宮設宴賞賜銀兩錦帛無筭空大屋以處之曄因散金帛誘諸倭欲與逃還得數十人我民之虜在其處約同還者亦三四十人買大舡一隻行有日我民中一人有異意紿曄曰行後倭覺之必有追兵俺姑留此觀變願君先發舡待我於三日程外海邊俺當從陸路追及同行曄與之期會信地甚堅既行倭將之守曄者失曄懼得罪於閑白四出購捕

不得揭榜通衢有能指示蹕去處者與米二百石他物
稱是於是紿蹕留後者出曰吾告李蹕歸處汝當如何
倭將大喜刺指出血寫紙為信其人遂導倭將率士卒
追及於期會之地蹕果艤舡以待見捕者大至乃拔劍
自決其腹而死同行者皆被執倭將以塩實蹕腹載之
以入告閙白梟首于市以火炙殺其同逃者數十人極
其憯酷云嗚呼人之所重者死也昔李陵平生自稱壯
士太史公亦稱道其賢及其事敗降虜受單于寵爵終
身椎髻無意歸漢以此隤其家聲而宗族夷滅隴西士
大夫至以李氏為恥其視匹婦匹夫悁憤感慨自決於
溝瀆者反不逮焉烏得為壯士今蹕不顧開首叅養之

私着丘故國萬死來歸其志可悲且能臨危自殺不辱
賊手非勇者難為但未知當日閑山諸將中果有李騂
者為虜俟或他人在虜中變姓名稱李騂以泯其跡皆
不可知余哀其身死異域而名不顯於世姑記英漢之
說以俟知騂者辨焉

姜沆

庚子夏前佐郎姜沆回自日本沆湖南人丁酉秋倭陷
全羅道沆與妻子被擄入日本嘗自賊中拔走回人上
疏言倭國事情大槩言倭分兵農為二凡民稍有氣力
者悉編為兵其鈍劣無能者為民兵粮盡取之於民民
終年力耕而盡輸於官自食糠粃與草木之根而已為

將者分土以與之如中朝封邑之例有常掌之兵收其土之所入以為軍食雖無事而一日不廢操鍊有事則朝令而夕發戊戌七月十三日平秀吉死秘不發喪四十餘日剖其腹實之以塩有七歲子其大臣中家康輝元最強盛秀吉臨終謂家康曰幼子恐難輔汝可自取家康願竭力輔其子秀吉甚喜即以其子妻家康女托孤而死家康果盡心擁立國內無事輝元與康有隙幾生變康先幾善處更與交歡云至是沆率妻子棄舟還歸

方遊擊

天朝遊擊將軍方時新歲丁酉來率三千兵至龍宮屯

田時新制士卒甚嚴秋毫無犯旣而從提督董一元爲
中軍攻泗川倭　天兵敗倭兵于城外賊奔入城　天
兵進薄城下方謀登城賊預於城下鑿隱穴數處乘其
不意數百人從穴中裸身持白刃突出外軍大驚散走
賊逐殺僵尸蔽野死者萬餘人提督收餘兵退中原法
凡敗軍將帥有戰死者以爲力戰主將免罪不然則皆
死夜提督屛人呼方遊擊私語曰軍敗矣我二人皆當
罪死將若之何二人死無寧一人獨死乎方仰天良久
流涕董亦流涕取酒各飲一杯董出方退至帳中悉去
他人呼家丁親信者一人曰汝取酒來以酒至令家丁
飲之如此者三以手握家丁手久幾入膚又令取酒來

自飮一杯仰天嘆者屢袖出一藥其色正赤承酒以手指和之欲飮而還止者再三旣而作氣呑之忽覺兩眼直視倒身卧被中腹汩汩如雷聲頃刻腹脹裂提督李見揚言於軍中曰中軍中九死矣遂以此報軍門而亶免罪云

松雲

乙巳五月僧將松雲還自日本刷還被擄人口一千餘名今載四五十舡與倭人橘智正同還松雲一名惟政任姓密陽人先世士族至松雲出家爲僧頗能詩善眞草有名叢林中壬辰住金剛山一日倭兵亂入寺僧奔竄松雲獨凝坐不動倭異之環立合掌致敬而去其秋

余在安州通文各道無論緇俗令起兵勤王文到楓岳
展文佛榻上率其類讀之遂收僧兵千餘入平壤結陣
於林原坪連與倭戰自是長在軍中又嘗再入清正營
中論說意氣激烈無畏懾前年　朝廷命往日本詰以
遊山探賊中消息人皆危之松雲恬然無難色至是乃
還

讀余隱之尊孟辨

讀余隱之尊孟辨所以發明孟子之心而開三子之惑
者固已不遺餘力三子之意蓋以孔子作春秋尊周室
而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其事與春秋異矣孟子勸諸侯
行天子事棄周室而代其位至曰孟子之欲為佐命何

其躁也其意雖主於嚴君臣之分立萬世大防而其不知孟子亦甚矣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尊周室孟子非不知也他日論舜禹事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由此言之雖舜禹以聖人之德居天下之大位而揖遜之間少有未盡則孟子以為不可猶以篡之一字斷之何嘗勸齊梁之君蔑視周室攘臂而代其位也孟子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孟子之心蓋如此也三子之疑孟子正坐讀孟子不熟而輕議之也且孟子言必稱仁義以告時君所謂仁義者果何物耶未有仁

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非孟子開卷第一義乎
以首章論之梁惠王始見孟子卽曰何以利吾國所謂
利者不過富國强兵侵奪諸侯居中國而莅四海其心
侈然目中已無周室矣孟子卽以一言斷之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繼之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又曰不奪
不饜所謂萬乘者天子千乘者諸侯而百乘者諸侯之
大夫也梁王旣惡其大夫之圖已則必知己之圖萬乘
爲悖理害道不安於心矣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梁王雖
爲慾利所蔽不能自覺而此則利害切身必有惕然而
自悔者此乃孟子拔本塞源陰折當時諸侯不臣之心

然則孔子作春秋尊周室之意隱然見於不言之中而無事於云云矣且其所謂勸齊梁行王道者不過曰保民而已其保民之道省刑罰薄稅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此皆人君之先務治國之要道爲臣者舍是無以告君爲君者舍是無以守邦孔子歷聘諸侯諄諄不已其意亦如此而已其他錢穀甲兵城池戰伐之類無一毫得預於其間此所謂王道也如使當時諸君聽用孟子之說其行已則一以仁義爲主而無欲利之心其愛民則如保赤子汲汲於制產施仁之政至於實大而聲宏源深而流長德盛而天下歸之則天之所以爲民立君之意在是而雖欲辭

而不爲其可得乎孟子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與孟子之本意而舜禹之高拱揖遜以有天下亦君與而已矣何傷於君臣之義而知三子所謂者乎與其大者其餘細瑣者不足盡辨而戀之之說亦已詳矣姑記之以俟後日知孟子者求正其是非焉大抵聖人之道因時處宜各有攸當言語行事未必盡同也惟其心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與其所以同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堯舜禹湯文武既同道則揖遜征伐其事雖異而心則一也然則春秋之尊周室孟子之陳王道其亦百慮而一致不可以差殊論也

尊堯集辨

尊堯集者何宋諫議大夫陳瓘所著也瓘曷爲而著之也痛奸臣之誣主而憂後世之惑也所謂奸臣之誣主者何安石之日錄是也其說不破則神宗志詒之志不著哲宗繼述之義不明君子之道消而小人之道長天下之禍階禍尋而未已嗚呼此尊堯集之所以不可不作而宜了翁之眷眷於此也夫人君莫不欲其國之詒且安而有時或至於危亡後嗣莫不欲惟先志是循而有時或至於失其本心君子忠於國而日退小人害於國而日進此無他是非之分不定於君心而邪說之惑人深也臣嘗論神宗宋室之賢主也無聲色遊獵之失

無干戈馳騁之過卽位以後慨然惟求賢復古之爲務不賢而能之乎所慽者特在於用人之不審而其本心則猶在也安石以執拗褊狹之學不量其身乃攘臂其間傴然以伊傅自居而其所施爲動違古道財利兵刑之說不勝其紛紛而天下之人心已離矣於是招集便侫邪妄之人以爲羽翼而朝廷之上善人君子無復餘者實神宗之罪人而宋家之讐臣也與之一不足又以虛僞之辭撰成日錄矯誣神宗以盖平生悖謬狼狽之迹垂後世無窮之禍根奸臣之陰賊良善者莫不祖述其說以爲立幟使人主眩亂於上而不知國是之所在君子怵惕於下而莫展爲國之志其爲害不特一時而已

夫以哲宗子也尚不知其考之本心宣仁母也尚不免其臣之動疑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忠誠懇懇出死力以扶顛危而相隨入於姦黨之籍為一時大禁其是非之不可定而邪說之惑人為如何哉殆難以口舌爭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仁義之說行而楊墨之道息君子之生斯世也將何為哉亦曰著書以待後世而已嗚呼此尊堯集之所以不可不作而宜了翁之眷眷於此也故其書全以發明神宗之志披露奸臣欺詐之迹以曉昏昧之耳目而安石之說始不得行矣安石之說不行則人心可正國是可定而天下之事從可為矣然則是錄之有功於一時者豈少哉曰此則然矣必以尊堯為

名者何也其札言曰以神宗爲堯以主上爲舜此臣子之義也然亦有微意存焉盖神宗之於堯其不近較然矣了翁非不知之而猶且云爾者豈不曰神宗求賢復古之心可以爲堯者乎古人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是亦以堯舜望其君也神宗之心可以爲堯而其不能焉者安石誤之也非神宗之罪也若使哲宗能如舜之事堯以盡其繼述之道則宋家之治猶可儷美於唐虞而神宗可以爲堯之實始可有辭於天下矣知其不可而猶且有冀於萬一忠臣愛君之無已也嗚呼有如是之臣而君不知辟不容以之擯棄於蠻烟瘴海之中使章惇蔡京之流相繼秉政卒亡其國而不知悟獨何

心哉悲夫

寇準以獻天書貶入中書

貌之不可并者顰與笑也道之不可同者忠與佞也故小人而為小人之事常也無足言者若君子而為小人之事是比干而盜飛廉伯夷而慕盜蹠非理之常豈非可恠之甚乎且天書之事始於何人耶真為天書也柰何得非欲敗澶淵之功而謀陷寇公者耶真宗之惑信甘言也王旦之不諫順君欲也舉朝之靡然罔得逭許之罪也今寇公忘其事之由於害己又且傅會其說而不知恥乎日行行然以抗直為名一朝如脂如韋若回體之無骨彼小人者寧不鼻揩而目笑之哉余讀史至

此未嘗不廢書而歎求其說而不得不過曰不學之罪也昔班固論霍光亦說曰不學無術暗於大理其後張益州亦以此譏寇準豈不信哉嗚呼人心之操舍無常而流俗之移人勢利之薰染非大賢不能免故磨不磷涅不緇獨立於衆楚之中而終身不變者千萬人一人耳屈子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爲此蕭艾也滔滔者天下皆是寧獨一寇公哉噫

諫官

古者諫無官凡在位者皆可諫所謂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誦居寢有䙝御之箴至於工執藝事以

諫其諫諍路廣如此而亦可見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後世變漸下而君臣之義日趨於薄人愛其身而禍福利害之念重乃有見其君之過舉互相顧望拱默而不言者於是有刑而督之商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如是而猶不言故別立一官使專其任而名之曰諫官其衰世之意耶漢宣帝時始有諫大夫之名而首以王褒為之褒雖為此任而無盡言之實至為宣帝求金馬碧雞之神而不聞有言則褒之為諫官亦末矣東漢以後以及唐宋設員漸多而委寄益重使之言天下之事而責之以繩愆糾謬之任倚以為耳目謂出於不得已也旣曰耳目則為是任者當公天下之見以為見合天

下之聽以為聽使人君明目達聰無使姦邪欺負之徒有所掩蔽然後乃不負其任也顧不然而往往自為欺蔽之奸以眩惑時君之耳目以白為黑以無為有賞罰黜陟無不由於私意肆然莫之忌一或發露則乃曰臺諫以風聞言事事之虛實何能盡擇人君亦曰臺諫以風聞言事致此無怪在下者旣以是蔽君之聰明人君又以是自塗其聰明是朝廷之上臺閣之間别立一官以主欺罔之事而人不敢正其得失夫焉有此理哉譬如人有耳目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儉夷然後身得安焉不幸而風邪客於其間妄見妄聞以蟻鬬為雷霆以泰山為丘垤為是人者將任其耳目而不治耶

抑將尋明醫得良藥驅逐風邪求以復其常耶何以異於是乎抑我國之臺諫必雷同合議然後啓事而無獨啓之例故其弊也甚乎時人主既不得分辨其忠佞若朝廷不請而權柄下移則為臺諫者莫非執政之私人一人挾私欲中傷人或承權臣風旨發言於完席則同僚不敢違苟違之禍必立至其人亦以雷同之故而得以自隱其跡肆行凶奸而分其罪咎乙巳年間兩司王堂請殺鳳城君主議者不過一二人其他皆明知其非是而不敢異同不但此也權臣非臺諫無以成其羽翼往跡昭然前後一轍嗚呼豈忍言哉余嘗在諫院違言三事其一遵　祖宗視事之規以盡勵精之實其二復

大臣署書之法以立朝廷之體其三開臺諫獨啓之路以袪雷同之弊正爲此事而發議雖不行而識者或是之然臺諫則已矣而今又結遊士之無賴者名爲草野公論而共成邪計改頭換面 欺蔽人主之辨別者難嗚呼世變之下可勝言哉

諭尙州童蒙師長文 時爲尙州牧使

嘗觀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此敎道之所由始也而所以爲敎之意則不過欲使民相親相順而已也蓋人之爲道雖此爲大苟使人人皆權然而相愛秩然而相敬則老老幼幼之道達之天下而堯舜之道不過如此也末世漸離敎道既夷

而風俗日偷於是至親之間或多乖戾之心長幼之際積成陵犯之風習以爲常恬莫之怪其在尋常下賤固不足言至如世族子弟或讀書爲儒者亦不免此誠可寒心朱子小學一書莫非至論而大要以愛親敬長溫恭巽悌爲本至於古之聖賢誨人之道雖曰多端而求其大旨則亦不外於是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嗚呼此入道之根本學問之綱領也余觀今世之士固多可議而於長幼一節尤不理會閭巷小兒在家不聞唯諾之聲出門不知肩隨之禮少長而冠則見父兄之執睨視而不顧矣并行而揖之矣爲其長者

或怒而責之則乃群嘲而聚罵之於是鄉黨宗族之疋
或有不相正目者昔孔子以大聖人其在鄉黨恂恂如
也似不能言者斯豈鄉里之人皆有可取而然哉亦曰
吾道當然耳橫渠先生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
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如此則雖有他義亦何及之取也然
原其所以致此之由則無他在於師道之不立而教化
之不素也朱子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諸君於訓
誨之際其以與誘掖諸生至於師弟之間登降揖遜之
時一切以嚴敬爲主毋敢怠慢使知教學之本在此而
不在他於是乎諭

諭館學諸生童蒙文 時爲大司成

昔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教道之所由始也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理其道則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行之於已則有揖遜進退登降恭敬之節聖人之訓迪教導使之復其性者雖爲術多端而大槩不過欲使五者之間相親相敬而已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嗚呼天下之理豈外於事親敬兄之間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亦未有舍是而他求者也横渠先生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

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為子弟則不能下父兄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居官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只為傲習不除隨所居所接而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觀此數條而為學之得失亦可見矣至於小學一書乃朱子撰集聖賢格言古今善行而為小子培養德性之根本然其終始惓惓提耳而命之者惟在於隆師親友入孝出恭正容謹節篤實欽退不言人過惡不言朝廷得失而已何嘗教之以肆言高氣凌侮尊丈詆議父兄競辯爭勝為道耶孔子聖人也猶曰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蓋以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不可以賢智加之也惟其如此然後彝倫攸

敘風俗敦厚他日立身行己皆可由此推之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近者　聖明在上其於作人養士之道未嘗不三致意焉諸生亦豈無仰體菁義之化而自奮於其間者乎然以愚昧之見竊嘗揆閱其一二則不無可憂者矣何者忠信篤敬之本有所不足而傲誕輕肆之習有餘居家則不知父兄之可敬出外則不知長上之可尊大言高論盛自標置纔看過一二卷文字則便以為天下莫己若也以遜志虛己為何事或別立門戶超於猖狂之塗而不憚詆毀先賢者有之或酗酒縱談以襲西晉之風而自以為氣槩者有之儒風掃如士習頹敗世道靡靡日入於險薄汚下之域有識之士莫不盡哉

而傷心嗚呼此豈 聖上教育作養之意而諸生自期
待之道哉當職以無似忝居禮官無路引退苟度朝夕
而其於學校訓迪之道無異聾瞽之於聞見也然旣在
其位則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近得中原鄉校禮輯書
抄童子禮爲一卷以使童蒙訓誨之資又令館學諸生
依朱子家禮時習冠婚喪祭等禮登降揖讓之節諸生
誠能不笑其迂緩熟講而力持之使日用周旋間置身
於規矩繩墨之中毋太拘迫毋至怠慢游泳從容消其
凌犯傲狎之習長其溫恭謙退之節以至於欲罷不能
則所謂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心不待勸勉而油然自
生矣然古人有言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不虛行與亦不可不知顧諸生相與勉之

三恨

吾平生有三恨未報君親之恩一恨也爵位太濫而不能早退二恨也妄有學道之志而無成三恨也

備邊議錄

糧餉軍兵城池器械四者戰守之大要四者之中又必以糧餉為本孔聖人寧去兵而不能去食之意也今糧餉在在竭之不能具數千人數日之食其他何暇議之昔趙充國於金城湟中具四十萬之穀而猶患不足留兵屯田然後始得以制西羌今日之事可為寒心必也十分措置多備糧餉始可議戰守之策　右糧餉

兵農為一雖三代之制後世分以為二使兵出力以衛民民出粟以養兵蘇東坡以為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說是矣今當此勁敵每聚田畝不練之兵以禦之其敗宜矣然若欲分兵農為二則當先謀糧餉然後乃可不然則兵聚而無可餉之粟不得不還散矣此今日分兵農為二之大段難行者也就今日之勢而欲為處之則惟依管子內政篇各從鄉里出哨官旗隊總團結為兵平居以此操練有事則以此調用庶幾行於今而不悖宜於古而有徵矣

右軍兵

今日之事急於抄軍勿論公私賤為之然亦當先抄正軍後及公私賤使有條理則得軍必多而逃避者少矣

平時上番有取才軍士定別甲中揀出年少才勇者爲隊騎兵中揀出步兵中揀出奉足之中揀出然後又揀公私賤又於才人白丁山尺僧軍皆當一例揀選爲之條約使之各在其處定將訓鍊無遠處往來之弊無追呼徵發之擾課其能否而施以賞罰則不久皆成訓鍊之兵而人不得逃避矣　右同前

留防軍無益於禦敵而只爲邊將侵漁之資平時邦本凋弊實由於此今聞鎭堡吏督留防之軍民情頗多驚駭皆懷逃散之心極爲可慮今邊將所率皆四方精勇之軍姑令仍帶所率而留防軍則留在本邑擇其丁壯操練則數年後頗成可用之軍而民心庶亦不擾矣前

日備邊司公事一款取軍於防所取糧於內地者似是
要緊之語　右同前

經筵請講陸宣公奏議

開　經筵弘文館請講陸宣公奏議以其切於時事余
意也　上曰奏議豈至於進講遂講周易以鄭經世金
弘徵等為講讀官易雖性命之書而深妙難知遂日所
講者不過象數之末而已其於撥亂反正討賊復讎治
兵禦敵用人政紀之事反似迂緩而不切故數年開筵
殊未見發明有益為可歎也蓋　聖學高明於後世儒
賢之學有所不屑而未免輕視云

記乙丑儒生上疏事

乙丑四月初七日　文定王后昇遐先是　文定頗信
佛法有僧人普雨者因緣誑惑為禪教宗判事常居奉
恩寺立禪教科每當式年聚四方僧徒講佛經入格者
禮曹給帖畧如文武科出身謂之大禪差送各道寺刹
名曰住持又　文定欲遷　中宗陵普雨從臾之言奉
先寺山中有吉地遂自禧陵遷厝是謂新　靖陵陵地
當猪子島江流洄洑之處每雨水江漲陵前爲洪流至
不得行祭每年大發民夫及僧軍造築土山於江邊以
防水患而輒復頹圮猶築之不已民夫困人心皆怨普
雨而莫敢發言至是三月間又於檜巖寺大設無遮會
八方緇流坌集者數萬餘人凡供佛飯僧之具皆自宮

中辨出經月乃罷未久有上昇之變外間盛傳普雨請
宮中行素累日又請親辨供佛之具以致失攝仍至大
故聞者痛憤於是大學生欲上疏請誅普雨會于西一
房議之操製疏者十餘人余以新榜在下座初不與製
疏之列生員金行起諸上座曰製疏獨遺柳某何歟衆
曰然遂召余製疏明日更會疏頭以舊生員李宏爲之
余還家草疏翌日赴館於碧松亭下遇同年金忠男笑
謂余曰袖中普雨首來否盖言其疏上而雨應誅也旣
會閱諸疏以李宏疏辭最激切用之生員尹儼寫疏寫
畢於明倫堂階上設卓子展疏其上高聲讀疏諸生數
百人具巾服環立聽之讀訖盛疏於漆函以紅袱裹之

而出諸生分左右隨之館隷數十人先行清路百官望之皆避匿詣昌德宮投進于政院諸生因列立門外待
命日暮　旨下未允自是諸生陳疏累月未已僉疏辭頗激往往為館中所傳流布都下尹宰相元衡聞而惡之欲因事成罪尹曾黜其正妻以妾蘭貞為夫人生子女悉與士族為婚嫁通仕路而人莫敢言者已久至是尹在朝堂語鈴平府院君尹漑曰聞儒生柳某主論欲禁錮吾子女色甚愠鈴平之孫覃休乃余同年生員也鈴平還家語覃休曰汝同年柳某何如人也無乃好議時事否覃休曰不然近製疏文字雖不能參討時有激語其為人實沉靜群居終日默然不見論議時事鈴

平日領相言如此甚可懼果爾吾當以此解之其後又
與尹相遇解之如覃休語尹雖稍止而銜之未發久之
諸生以疏未得請欲空館散去會議約誓云敢有冒犯
公議先就館者當加以黨賊阿世之名諸生唯唯退而
各自與同榜約束更申前言時吾榜進士壯元趙瑗伯
玉首坐余以一等次坐其議自下而上余曰此名太甚
今吾輩諫君不合而去豈無他名可稱者而必曰黨賊
阿世耶孰不肯上於是榜中氣勝者如趙擴洪百男等
皆攘臂群起爭來余前曰人議歸一君何獨任己意違
衆耶余笑曰吾既知其不可何可苟同無已則吾辭此
座此議乃可上不然無上理諸人再三來迫余不動子

得已以玷身汚名四字代之然後順議而罷　上聞諸
生空館日遣承旨史官往館中招諭令就館諸生無從
者朝廷請招朝官之爲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
此幾月餘余自空館初與伯氏及同年友李軸出漢江
南莊蘺亭子讀詩館人日至京家招呼不得而去有高
景柳者以元衡狎客語人曰尹相言柳某違拒朝旨獨
不赴招當治其父兄余聞此言即入城時尹兌媢甚熾
諸生之有父兄者皆懼悉變其初議皆有就館之意余
同年會議于安東京邸見座中諸人惶怖色可掬而趙
擴洪百男等危甚蓋擴之父彥秀爲三宰百男之叔洞
亦宰相其他朝官子弟皆然議未定洪趙兩人相招以

目出門外余從之隨出問曰君輩氣色何如是倉皇耶趙戲頭曰吾輩已不得顧念公議他人雖不就館吾二人今日必就余笑曰何與前日之議有異耶二人曰禍將延及於父兄何暇議他既而諸生皆順就館議是日同時就館而人議猶未快累日無圓點者獨進士尹覲携書册留館中圓點爲赴舉計識者賤之

記壬申三司會議故相李公浚慶遺疏

上新即位李公以元老當國頗裁抑新進之士士論不悅微有分明角立之漸既而李公辭相位壬申春癸章

上遺疏大槩以朝臣朋黨之漸爲言疏首言入地臣李某言云云李公發　上召大臣權轍洪暹等示其疏且

問朝臣朋黨者爲誰二公依違兩觧以對時朴應男爲
大司憲洪天民爲大司諫柳公希春爲副提學余以修
撰亦在玉堂外議洶洶謂李公欲害士類以黨說誤
上聽各上疏劄論之玉堂疏乃余所草而諫疏余友
禹性傳景善所作也是日讀書堂官吏曹正郎鄭澈舍
人洪聖民等來會於 闕門外中樞府亦欲上劄連遣
下吏催余等會議余自玉堂與直提學尹根壽典翰鄭
惟一出赴書堂會及議疏意澈盛氣言當請追奪李公
官爵座中相視無語時澈時名甚盛余曰大臣臨終獻
遺疏言不當則辨其非是以聞 上聽可也豈有追奪
官爵之理乎鄭怫然曰行首何顧利害耶余笑曰一身

利害固不可顧也旣爲　朝廷議事國之利害有不可
不顧今若請削奪則吾恐於國體有害而無利也洪時
可從季涵鄭子中是余議尹依違無可否然以余言理
直竟不能奪遂令子中製疏而無已甚之語但言朋黨二
字非告君之辭臨死悖亂有此妄語請上勿惑云云後
聞澈不答余但言於朴相淳曰吾意鄭子中居憂三年
頗長進今觀論議不如前日云盖子中免喪新自鄉來
故恨其從余議而云然余是時知季涵論議乖當
余鎖直十餘日都不聞外議如何副學自外來館中
會同僚欲上劄斥余起草大意明黨之說人主所當
聞自古以此二字鬪士禍非一人今後慶誥非大臣臨

死歸忠之道語勢頗緩但開陳是非而無刻迫過甚之辭後聞兩司亦有此論而金仁伯禹景善之見與余同皆無過甚之語若使其時異議遂行無所裁制使李公未免削職於身後則其爲時政之累可勝言哉此古人所以戒用浮薄之士也

記丁丑　恭懿王大妃服議

丁丑十一月二十九日　恭懿王大妃昇遐群臣皆詣殿門外哭臨時余爲應教而崔顒景甫爲副提學姜緖成洛　李敬中等爲校理修撰同在哭臨位余以禮官議服如何屢遣吏問於政院不答問於禮曹主吏云初喪之禮以三不食爲儀節已入　啓余曰在禮

期喪三不食然則禮曹之意必以期定喪制甚可駭也曰非但禮曹所獨定稟於大臣而爲之余謂同僚曰明宗於 仁廟有繼統之義有父子之道自 上當從嫡孫父殁爲祖母持重服爲是且天子諸侯有三年繼統之服而旁期則絶今爲期服則是 上以旁親視仁廟也而可乎此大事不可不爭遂詣政院 啓請改定儀節從重服得 旨令此儀制予何知之予則但罔極而已蓋 上意以重喪自處故用罔極字是日兩司繼論如玉堂議明日舍人率六曹郎官承文院判校率各司以下監察率六品官皆上疏爭之兩司玉堂日三四啓有 旨令禮官更議而大臣禮官猶持前議明日

是第六日當成服余謂同僚曰事急矣若今日不得請則後雖欲追改無及當徹夜論 啓不可退同僚從之時寒甚余與同僚坐空廊以毛氊擁之禦寒達曉爭之至鷄鳴蒙 允乃出步憩路邊人家坐睡天已明矣遂為三年服時盧蘇齋為右相主朞議數日後余往謁公於私邸問 上意云何蘇齋不答但顰蹙曰吾嘗在家見吾親為祖父母行三年喪吾心以為聖人何為作此制耶蓋言其三年喪恐傷於 聖體而云然

烏嶺鎭城

壬辰之變 朝廷遣邊璣守烏嶺申砬至忠州召璣棄嶺不守賊恐嶺路有伏徘徊數日再三探候審知無人

然後乃過李提督見鳥嶺嘆曰如此天險棄而與賊中
總兵眞不知兵者也余癸巳往來南中更見形勢欲設關
而從兩邊設伏則可以禦賊恨郡邑蕩然無人無可辦此
有忠州人辛忠元者前爲義兵要截賊兵於鳥嶺多斬
獲以軍功爲守門將詳知一嶺道路請往余白遣之給
空名帖數十使之募人築之遂於鷹巖設城建門樓招
集流民屯田於鞬川麞項水回村安寶以通道路忠元
所募多公私賤官吏及其主失奴者造謗籍籍忠元亦
不無汎濫之事竟以此得罪拿致禁府受刑百餘次遇
赦不得解然丁酉歲倭再動不由鳥嶺全羅忠清道避
亂之民往依忠元者充滿山中人以爲設城之功語云

了官事者實之本嗚呼豈獨忠元哉

倭善守城

倭非徒善野戰尤善於守城其築城也重重疊疊一重雖不守而又有一重城內多委巷曲逕使人不知所之左右鑿穴安大小砲與中原及我國城制絕異故攻之極難其在平壤外守本城而於內別築城數處一在七星門內西邊據高阜一在大同門內毀風月樓而為之運浮碧樓青雲橋石築之又於牧丹峯為土窟百餘賊守之李提督兵至城下攻七星普通門以火箭射入城中煙氣蔽天火箭所墮皆火起林木上亦箭攢如蝟毛有中者連衣甲燒盡賊遂不支退入內城　天兵入自

七星門我軍入自含毬門至內城下銃丸亂發士卒多傷日暮提督揮其軍退又攻牧丹峯土窟亦不利提督知堅不可攻撤圍開走路其夜賊從大同江乘氷遁去

記倭陣法

黃山察訪李著慶故相陽元之子也自言壬辰之變從軍久熟見倭陣之法每戰分作五陣最先一陣當敵則後二陣為左右翼繞出敵後左右翼又遇敵相持則最後二陣又作二奇兵刼之敵兵無不奔潰是一正而四奇也又用旗只三一曰長蛇旗其狀狹而長舉則軍以長蛇行二曰鵝翼旗其狀如扇或捲或張張則軍左右成列如鵝翼而前三曰燭籠旗其狀如燭籠舉則軍四

面合圍云

火箭

史書曰火箭之用於軍中久矣但以綱目分註考之則古之火箭非今之火箭也盖古之所謂火箭者以矢端懸盛油小瓢射敵陣及樓櫓可引火之處矢著於其上而瓢破潑油繼以火燒鐵鏃射其處因以起火其制未免於踈矣我國平時有火箭名曰神機箭但用以報變不善於焚燒其用不甚關惟於水戰以此射賊舡篷上亦能起火然不甚用之壬辰之變　天兵攻破平壤倭賊專用大砲火箭其制與我國神機箭相類但其箭幹甚長去鏃二三寸結藥筩而左右附結小明火所落之處

火熘遂發烟氣蔽空賊不能開目其制勝之妙不下於
諸砲

子母砲

按此制與我國飛擊震天雷相近震天雷最好夜驚賊營壬辰倭賊入據慶州城兵使朴晉率軍攻之敗還翌日夜用震天雷於城外二里餘賊初聞砲聲起驚惶莫測忽有物大如鐵釜飛墮於賊將所在客舍庭中賊衆皆會以火燭之更相推轉俄而砲發聲震天地賊中死者三十餘其未中者亦皆驚仆失魂明朝遂率軍空城而走慶州遂復是一砲之力賢於數千師矣但其斤重難運倉卒原野之中用亦非宜今於紀效新書得子母

炮其制與震天雷相類而頗簡省易致盖其母炮子炮皆藏震天雷三四分之二三若乘夜襲賊營畨遣勇力之士多持此炮從四面亂放如飛雹散落於賊陣所觸盡死傷賊必洶駭因以乘之蔑不勝矣紀効新書所謂用之驚營或夜間放入賊壘少停子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烏合之衆奪氣之寇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誠哉是言至於我軍城守或據山城賊從外來圍夜間用之亦可驚散因使精卒翼而射之尤好但新書所載木信之制不可曉今以　天兵遺下子炮觀之用藥線自内垂下一端於外使之燃火若燃早則在母炮炸裂燃遲則在空中閃風而滅黑夜中心手忙慌點火發

放似難適宜今更以我國震天雷之制叅商增損使子砲腹稍大而中置斜刻木信以火線纏之至底而拖出少　籠以竹筩令與瓶藥相聲外口用鐵葉閉之中穿小穴以通火線於外而鐵葉外用土堅實之至砲口而止其外以紙糊之預為蔵藥多多為善臨時用之無窮制勝之具無過於此覽者詳之

記丁酉事

丁酉賊再動兩湖瓦解九月賊逼京圻界余家　命出巡江面令京圻广防禦使柳瀛督率安城竹山陽城龍仁陽智振威等軍守陽城無限山城別將趙撥師水原南陽金浦陽川通津富平等軍守禿城左防禦使邊應星

以驪州利川楊根等軍守婆娑城曰往來沿江一帶警
備譏灘各責軍令狀少有失誤當以軍法從事再三申
勅安城郡守柳夢經以事召至婆娑余令還守無限辭不
階上余勉諭曰第往謹守城敢移一步出城者斬夢經
曰不敢遂去既而賊從稷山散漫原野烟焰四合炮聲
相聞柳瀛從城上望見懼甚出所乘白馬以墨黑其毛
士卒知瀛有逃意皆心動有把摠恭萁者告瀛家有老
毋願暫去覲毋而還瀛許之恭既出而逃時都元帥權
慄自慶尚道奔還到竹山檄召瀛瀛初辭以守城不敢
往權慄怒又召之瀛欲去陽智縣令申䃼為言令公既
受當道體察使令守城今擅離城後必有悔瀛不聽既

出城諸邑軍皆潰擢慄既召瀟聞賊已過鎭川倉皇由
竹山趍驪州曰入都城請　闕肅拜即引對問策慄曰
臣意　車駕不宜遽還都　上曰卿言是予意亦然由
當時諸臣勸予耳柳瀟既出無所歸又恐得罪夜半抵
充城托以同守求入趙撥不肯開門登城大言曰防禦
使棄城來乃奔敗之將不可入瀟堅欲入撥令守城軍
射之瀟計窮遂變服而逃充城斥候將金嶫探賊過無
限城見城空軍粮數千石在恐餌賊悉焚之數日賊兵
自退余又承　命出行諸城查覈諸將功罪狀　啓柳
瀟以主將棄城先逃柳夢經既為前營將自當糾率所
部兵為禦賊計乃同瀟出城散軍竄伏龍仁縣令林忠

幹嘗率軍入城失期不至皆犯軍令當誅忠幹聞之亦逃夢經先下義禁府下諸道捕獲忠幹數月獲於黃海平安界三人皆斬於西郊把摠綦某先已逃余令郡邑密捕得之十二月余從 天兵南下至廣州遣軍官登斬於陽城徇示諸軍

記蓄儲爲軍粮仍救飢民法

隋義倉之制令民每秋家出粟麥各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胡致堂言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其庶幾乎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爲法因憶乙未丙申閒余爲體察使於京畿等道束伍鍊兵從戚氏

紀効新書法十二人為一隊以隣近團束又欲備軍糧試令每隊擇閑曠水田十二人共治十斗之地先行於水原秋得租八百餘石儲之禿城又欲令每隊秋出稻粟麥各十斗以下儲於其村委隊長檢察逐年加儲貧民之願食者許糶而略取其息有事則以為軍糧無事則以備水旱數年之後村村有畜積可應不時之需與義倉之制相近事不果行而余去位

記戊戌事

糾道官主事丁應泰劾奏經理楊鎬喪師蔚山不以實聞及他誣罔誤事二十餘罪本國聞之即遣崔天健上本伸辨憲府　啓當尋遣時任大臣以重其事意在余

上命左相李元翼往丁應泰到定州始聞李纔往怒
又劾本國符同楊經理共爲欺蔽且誣引倭犯遼語甚
慘而事秘不宣九月二十三日　上始聞之震怒不視
事諭大臣禀決庶政於東宮朝廷遑遑時左揆赴京右
揆李明南從劉提督在順天獨余在政府遂率二品以
上伏閤請視事　不允且欲　駕幸平山温井避應泰
命司僕寺立馬群臣尤恐失措翌日會百僚力爭　不
報會邢軍門差人詰　闕言南軍之糧即發風力科道
四五員催運糧餉政院　啓禀　上不答差人立催日
晩方承　命吏曹判書洪進持官案詣余前問誰當去
者點寀倉卒得典翰金藎國執義黃廷喆兵曹正郎尹

宖未得其一指持平宋錫慶曰此可否既而曰持平李
爾瞻有幹才遂以四人名　啓之報軍門時爾瞻在班
即獨　啓辨誣事急當即日遣時任大臣陳奏而同僚
意異請遞其職仍還家待　命不發行尹宖疏繼入與
爾瞻　啓同而語侵余尨峻　上是其說且敎曰爭是
非之臺諫不可出留爾瞻代以宋錫慶二十五日余與
百官呈文於徐科道衙門二十六日又呈於軍門時
上猶不視事百官奔走呈文於諸衙門余是日還家待
罪

養生戒

惟人之生以粉米之身受丘山之害膓胃煎於五味精

氣昏於六塵淫穢渾濁之氣塡於中而清明純潔之稟喪其眞或致夭折豈不大哀乎余受氣甚薄而疾病夙纏賦質至弱而寒暑易毒苟不保養之至調護之深節飮食而和平其五臟寡嗜慾而培植其眞氣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者昔惠君問庖丁而得養生之術蘇氏見吳子而達和安之妙吾非有慕於此只欲養心以養生而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嗚呼盡之矣

記連蔕瓜

余今年居河上閑無所事直齋之東有隙地縱橫僅半畝春至課一奴治之爲圃種瓜數十叢三四月旱隣人之瓜皆未成獨余瓜種早而根深培壅勤故蔓又遠而花

感一日小婢告曰園中有雙花同蔕是何祥也余曰木有連理麥有兩岐皆和氣所感此何獨不然且花性善分故古人謂之花分今二花同蔕其分者復合而為一乎昔申企齋退居驪江得此異為之作說以記之小子志之

跋

跋蘭雪軒集

余友許美叔有曠世奇才不幸早亡余睹其遺文未嘗不擊節嘆賞一日美叔弟端甫携其亡姊所著蘭雪軒藁者見示余驚而曰異哉非婦人語何許氏之門多奇才也余於詩學懵也姑即其所見而評之立言造意如

空花水月瑩澈玲瓏不可把玩鏗鏘則珩璜相觸也挺峭則嵩華競秀也秋蕖擢水也春雲靄空也高處出漢魏其餘步驟乎盛唐至其感物興懷憂時閔俗往往有烈士風無一點世間葷血猶舟東征不得專美於前矣余謂端甫歸且收拾而寶藏之備一家言勿使無傳焉可也萬曆庚寅仲冬西厓書于漢陽之寓舍

盧蘇齋自銘跋

萬曆庚寅四月戊寅前議政府領議政暗室盧先生卒于漢城東門之寓舍子姪以其喪歸卜得是年七月丙午葬于尚州坐向之原先壠之側從治命也先生年二十九登第既而流海島十九年而還晚被知遇在相位

前後十四年病居西樞者又一年坐微譴去位遂卒先生嘗自為銘沒後得之巾衍中始終備矣不敢更贅以他辭謹刻諸墓表之陰而略叙其槩于左俾来者有考焉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豐原府院君柳成龍謹跋

書家子感興詩卷後

隆慶戊辰先君子出牧清州余徃来省覲因印是編而来今年偶得於箱篋中思徃日事僅如隔晨而屈指歲月已十八年其間人事變遷悲歡各異孤露餘生感物興懷者多矣乙酉初秋識

銘

無題

先憂而憂未得其道後樂而樂未有其期耿耿者心悠悠者時廊廟也江湖也立歲暮之天地搔白首兮何爲

祭文

祭李公直敬中文

嗚呼公直寃至於斯耶將運氣之搏剝而天莫之遺耶抑脩短之有數而神不能扶持耶而群昏之交汨清明者萎耶豈世道之蹇阨忼慨者隕墜耶何驥步之未展俺一臥而長辭嗚呼公直而至於斯昭昭者心莫能昧之惓惓者忠莫或渝之誾誾者正莫敢撓之當風雨之震

蕩視險途其如夷善有特而自厲兮邪有憚而難爲撓平日之所存可扶顛而持危引千斤於一髮猶以君而爲期忽凶訃之遽罔極吾黨之悽悲嗚呼惟君知己莫我其誰迹君懿行左右俱宜盖其篤於孝友信於朋輩而當事盡心又不能詭隨寔古人之所難在君則兼有而無虧年幾踰於不惑位不登於崇資二豎困苦於客𢘅旅櫬漂泊於天涯此下闕嗚呼親朋凋落於海內殄瘁寔傷於周詩北風蕭蕭霜雪載途單杯薄奠永訣於茲君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哀哉

祭金文卿 箕報 文

蹁躚仙鶴來報精神流水高山獨詣無倫雞黍之約煙

霞之親一失難復寧忍沾巾

祭權童仲好文文

人有千歲之憂公無一日之戚星山峩峩其下有屋遇興則歌得酒則樂浮雲去來寧累心曲遯世恬眞應享頤期一疾觀化非命伊誰邦隣失依士林相悲雲鄉悠邈鸞馭難追詩筒冷落梁月生悲夫瓣香瀆綿情莫究辭有淚徹泉君知不知

祭柳誼文

歲壬寅月日三從兄草土人柳成龍聞柳君以翌日壬寅將歸窆家病未往會謹因宗姪柳興宗之歸略備菜菓香燭使置之祖載之奠而告以一言嗚呼君乎何以

至比衰門多興寡族黨鮮少群從兄弟零落殆盡與吾自無親所恃惟君耳往年余逢天降割煢煢在疚形影相弔不有親戚誰相顧護惟君不憚數十里之遠往來經紀終始不替親持饘粥號泣相勸勉以無死情動傍人豈料今日余猶未死而君遽至此耶嗚呼在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盖以骨肉之義所不能已况余於君情亦何限惟是苫塊餘喘危病纏骨未雪戴路匍匐無由只託宗姪付致薄奠一語無寄憑此永訣君如有知庶諒哀誠

祭徐克夫文

嗚呼余於前年秋末聞君罷官歸洪川路遠人稀未得

以一書相問恒切耿耿其後有楊根姜甥人来過忽聞君於十一月初七日以病不起驚痛失聲且慟且疑莫知其故即欲馳人往吊遺孤無問君喪葬諸事而貧病苟活無復寸力遷延未果仍至改歲平生情義歸他盡矣嗚呼海内知舊零落殆盡昔人所悲況於君亾此恨何極君於丁酉歲出守春川薄酒三杯草草以別戊戌之冬我被謫南来雖書尺往来而一面無由庚子余以事在都下其還路出鎮川時君在清州去鎮數十里相遇之便似或天借而又成乖違此後地角天涯音信亦難相續況於相見耶前年夏君以所草闢東録見寄求拙語為跋余置在案上每於暇日披閱如與君相對於

几席之間極慰離索之懷跡亦已成方討歸便欲嗇而未及君何不少待而遽至此耶嗚呼慟哉余自數年來衰病日深理難久長而踽踽人間四無相知其亦何樂於斯世也不久當相從於地下以叙此懷耳今因兒子入都代致薄奠無寄此語使之一讀靈筵君其知耶不知耶嗚呼哀哉

祭鄭藥圃文

嗚呼喬木之摧故國失依耆老之亾多士興悲公今不淑若喪蓍龜音容已遠典形莫追若余無似早遊下風扈駕西塞夷險是同周旋廊廟久為包容契分之深終始如一聞公即遠義當匍匐杜門窮山抱病難出薄奠

代爵詛盡衷曲嗚呼哀哉

祭猶子祿文

嗚呼哀哉兄亡而汝存宗祀之托在汝汝何不顧耶七十孀親在堂待汝爲養汝何不恤耶我老而汝壯老者當先壯者當後汝何先我而去耶吾門無祿竒禍所鍾數年之間三喪在家天乎鬼乎理耶數耶吾不可知豈吾之積惡而致之耶籲號無從夫復何言汝雖未學性禀淳慤臨死之時改過之善尤人之所難及亦可藉手而歸見於先人矣脩短不齊命也奈何獨恨病劇未能親視退載使小兒往酹一酌無告此辭從此永訣汝其知耶嗚呼痛哉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四

厓西

十二